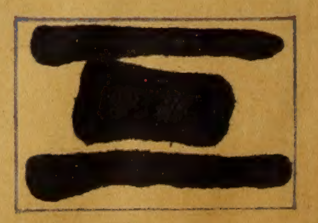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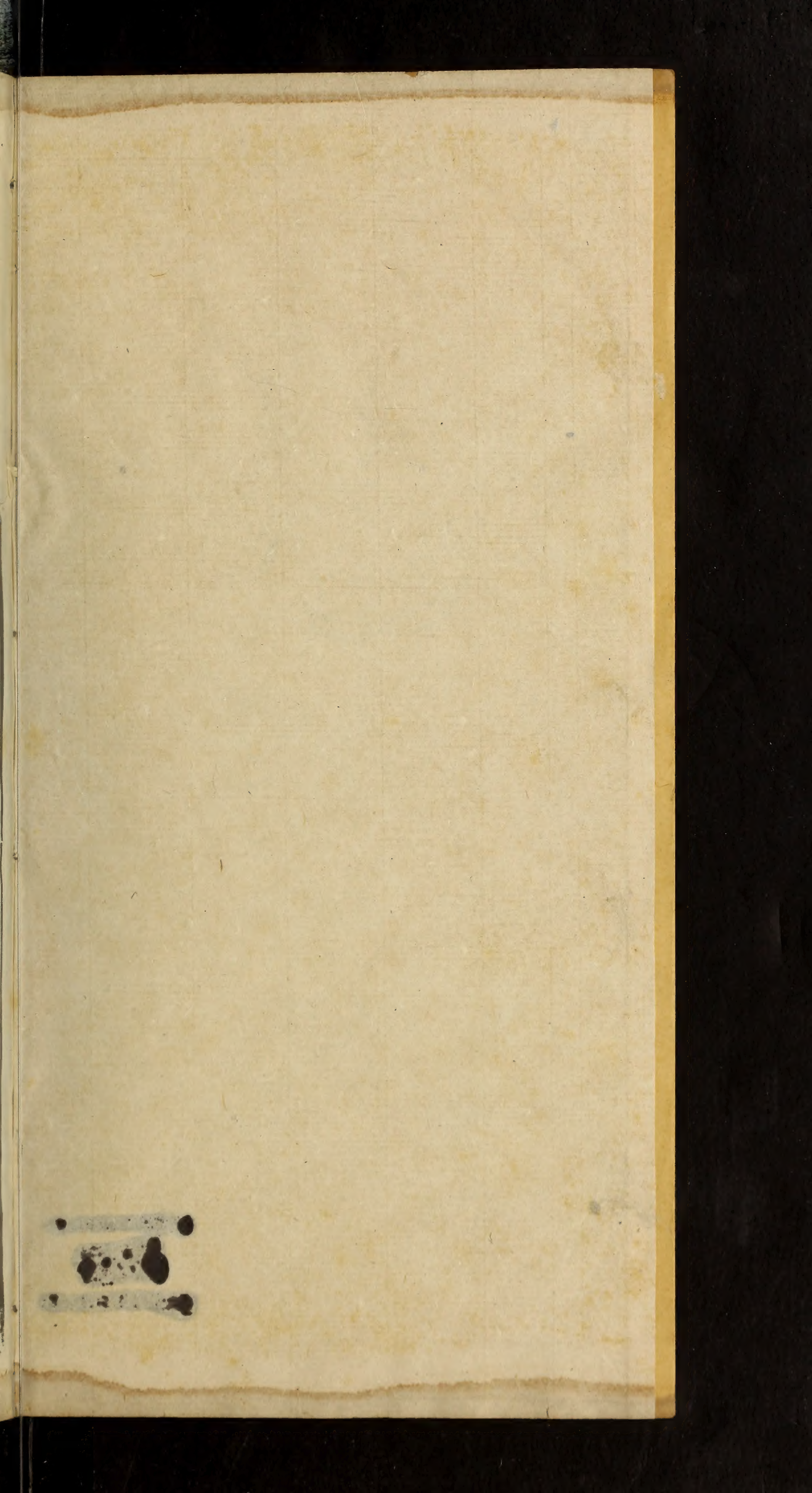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2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脩史試筆卷下

漳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衡山曠敏本魯之氏評

李泌傳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以童子員俶薦名之帝與張說觀奕使賦方圓動靜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悦賜束

鄴侯爲唐畫策于賦中畧見其槩

帛還家勑善養視之張九齡獨奬愛泌一日言嚴挺（便自）
之太苦勁蕭誠軟美可喜泌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
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斂容謝呼為小友及（傲岸不羣）（領起全篇）
長博學善屬文尤工于詩以王佐自負操尚不羈恥
隨常格仕進遨遊嵩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仙境也）（語見英雄徜徉之槩）
堂九鼎議帝使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提）
之斥置蘄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
陳天下成敗之幾帝大悅延致臥內事無大小皆咨（收復兩京發端于此）
之欲以為相泌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

何必屈其志（伏下高志）帝乃止建寧王倓有才畧欲以爲元帥

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可使爲吳太伯乎

帝曰廣平冢嗣何必元帥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

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保全父子兄弟之愛危言聳聽）

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帝與泌出行軍軍

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嵩華終南山人也）帝謂泌且衣

紫袍以絶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

無名稱拜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非敢相臣

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應）帝以在東宮時數爲

李林甫構譖敕諸將克長安日掘塚焚骨泌諫以天
保廣平勸之以慈也安
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高聞陛下錄
上皇動之以孝也鄴侯大節特爲鄭重提出
故怨將內慙不懌萬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
能安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
對曰賊所掠子女金帛悉送范陽豈有定四海之志
此豈縱橫家言耶
邪不出二年天下無寇矣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
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
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
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

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勿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泌曰今取兩京亦必得然賊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耐寒畏暑若

謀慮周

到平賊在掌握中矣

先取京師期必在春（徹底打算）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休兵秣馬俟官軍去復來此危道也帝不聽帝以張良娣上皇所念欲使正位中宮泌曰陛下在靈武（驚心）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再提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間耳良娣由是惡泌至德二載又欲立廣平爲太子泌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再提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再提靈武）卽位之意邪宦官李輔國與張良娣相表裏建寧王倓惡之數于帝前詆二人罪

二人譖倓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倓死於是俶及泌皆内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事乎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二京平奏迎上皇帝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如此上皇不來矣帝曰柰何泌乃爲羣臣具表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帝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請復爲閒人帝曰卿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臥榻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前乎陛下不聽臣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

聲淚齊墮

山人閒人天然章

法

疑朕至此豈朕而辨殺卿耶泌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旣辨臣安得言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旣安臣敢言乎帝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代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委曲却）耳帝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泌曰若有（極斬截）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力爲建寧雪冤之心惻）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泣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

之對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酖（關前斷後）
太子弘立次子賢賢亦廢死嘗作黃臺瓜辭曰種瓜
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
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帝
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盲左筆法）
譖之故泌言及泌復請還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踰
月復固請不已乃聽歸衡山代宗立復召至賜光福（嵩華終南衡山 桓應）
里第强詔食肉爲娶妻元載惡不附已出爲江西判
官載誅召還復爲常袞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

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名赴行在授左散騎
常侍帝以河中爲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
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鼠
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時蝗旱議者欲赦懷
光泌破一桐葉以進言陛下與懷光不可復合如此
葉初帝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
欲如約泌言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
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
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何功

之有帝乃止議者言韓滉聞車駕在外聚兵脩石頭城蓄異志帝疑之泌曰滉公忠貢獻不絕所以脩城爲迎扈之備耳彼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帝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郎不敢歸省以此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帝曰臣上章非私於滉乃爲朝廷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省令滉感激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從之滉感悅卽日

保全公忠

鄴侯

每建一議必求施行而後已于此見謀國之忠不然處德宗之朝而恚就塞責則唐室殆矣

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帝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貢米耶泌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貞元元年陜虢軍亂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張勸謀與懷光合帝謂泌曰若蒲陜連屯則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卿一行乃以泌爲都防禦轉運使使神策軍送之泌言陜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請以單騎往因先揚言以（鄴侯兵機）慰抱暉之心抱暉衆聞之稍自安泌疾驅而往將佐不待抱暉之命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不得已亦出

謁泌慰撫之餘人皆不問由是反側者自安泌始鑿
山開運道自集津至三門以便饟漕避底柱之險錄
功加禮部尚書三年拜平章事封鄴縣侯泌初視事
入見勸帝勿害功臣保全李晟馬燧等帝然之張延（保全功臣）
賞與李叔明有隙密奏叔明子昇私出入郜國大長
公主第帝使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
延賞乎帝問何以知泌具言二人隙故且云昇典禁
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妃之母故欲以此
陷之耳帝笑曰是也俄有告主淫亂且厭禱帝怒幽

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離婚帝召泌示廢立意且稱舒王賢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而欲立姪臣不敢以古事爭陛下今奉十宅諸叔若何帝曰卿不愛家族耶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使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帝亦泣泌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

（痛切）

（以狠語動之）（就所明以）

通之所謂納約自牖也　欲歔欲泣

而誅帝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玆事臣當日臨辭盡言肅宗亦悔而泣且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帝意稍解泌又引承乾魏王泰太子瑛故事且言太子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以妻母爲累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

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此處見必之沈密）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間日召泌泣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喻不許初河隴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度支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西千人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不獨達國體兼復悉人情）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

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帝嘗從容論盧杞清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害顏眞卿激李懷光叛賴陛下竄逐之不然亂何由弭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

喚聾闢聵

深識篤論并非仙家所易辨

泌又極論彍騎六軍之弊勸帝復府兵帝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帝憂饑亂之後經費不充欲減戍卒泌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帝曰如何泌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爲綵纈以市之計十八萬疋可致牛六萬頭又命鑄農器糴麥種給邊軍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

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民少粟
麥必賤帝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泌曰戍卒因屯田
興屯田以
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三年應代下令願留者
復府兵此治兵之長策也自張說林甫變法而唐室
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
危矣果如泌言求遠行之何至方鎮逼天子哉
而遣之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帝喜曰如此天下無
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
帝曰計將安出泌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
一行文字中包括多少口訣
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天竺雲南與圖吐蕃令

吐蕃所備者多知帝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
之議不行故未敢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
五六久之回紇求和親帝不許泌乃申前說帝曰三（即上文意欲云云）
國皆如卿言惟回紇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也）
帝曰然韋少華等以朕受辱而死朕豈能忘泌曰害
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
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帝（氷消凍釋）
皆不許泌又反復極論之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
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皆對曰誠如泌言帝曰朕

與之爲怨久今往與和若拒我益恥笑泌曰臣以書與之約令稱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如約則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泌曰其國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帝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所約五事皆聽帝大喜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因與論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皆從之四年六月薦處士陽城帝徵爲諫議

泌之威望服人

黜出

大夫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五年三月卒年六十八

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横大言時時讜論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說故爲世所譏

一語抹却史家許

多語頭

論曰李泌王佐才也史氏多有不足辭則以隱怪目之耳泌謀甚忠功甚偉以好言神僊詭誕爲時所輕後世或比之縱横家者流屈矣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仙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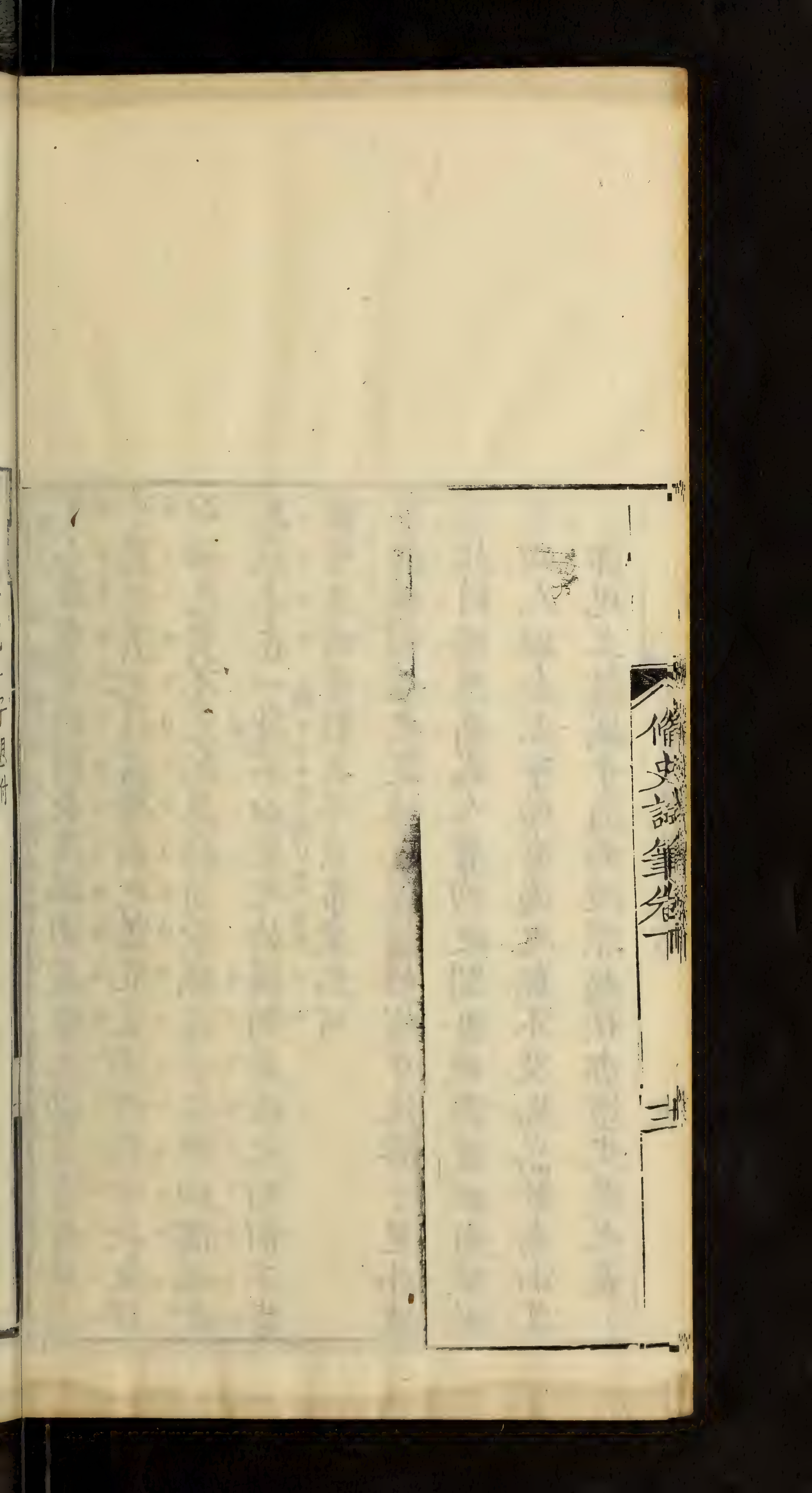
鄴侯學仙事或有之然論人于漢唐錄其功可耳唐室道

學不明獨責泌之學仙毋乃搜尋罅隙乎

于人立廟祈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孔孟不作萬古長夜雖以泌之賢不免爲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惑止在一身不以施之於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

結出作傳大旨

鄴侯留侯之支派也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彼此同揆至其處人骨肉之間委曲調護視留侯致四人以全太子殆有過之無不及焉嵩華衡山其卽圯上穀城乎通幅迴環起伏亦擅史遷之長



李晟傳 子愬附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也幼孤奉母孝年十八從王忠嗣擊吐蕃以萬人敵著名又從高昇擊叛羌連破之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間擊黨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加開府儀同三司俄充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德宗

立吐蕃寇劍南蜀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以下）拔飛越廓清肅寧等三城絶大渡河斬獲千級吐蕃（疊敘戰功筆力蒼蔚勁淨）遁去建中二年與馬燧李抱眞合兵攻田悅斬楊朝光乘氷渡洺水破之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和解之燧與抱眞相歡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武俊等當捨趙自救于（深謀）是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詔晟赴難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涕泣以

忠義之氣勃勃毫楮間

子憑約婚爲質解玉帶良馬遺孝忠言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必死乃已即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自滬潤敗歸晟斬之以數騎入壁併將其軍由是兵勢益振李懷光軍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請合兵有詔從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連壁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指顧陣前懷光惡之懷光遷延有異志晟說以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宜速進兵懷光不納甫至都城軍多鹵掠晟整戢分遺所獲以溷之晟軍不敢受懷光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

森嚴　生色　如行柳營

鎭獨厚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晟不爲動懷光計塞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見懷光逆跡已露懼爲所深謀并奏請移軍東渭橋且言當先變制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不報及懷光反帝奔梁州道隘乏食乃嘆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致也因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絶晟能辦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卽詔

進晟平章事晟受命拜泣以收復京師爲已任乃繕甲兵治陴隍自念孤軍當賊衝恐二盜合而軋已卑詞厚禮致誠于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又使

（一面諭懷光以綏賊勢一面）

張彧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

（調賦以壯兵威此西平大謀也每于喫緊處用力）

（乃越振故是才識獨超）

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傑也因欷歔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資糧外無應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

單弱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韓遊瓌悉奉天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欲引軍襲晟其下不應又懼爲晟所襲乃奔河中帝欲西幸晟奏請駐蹕梁漢以係天下望詔加晟諸道兵馬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欵壁門告曰公等家屬皆無恙晟怒曰汝敢爲賊閒立斬之時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晟與軍

文勢如尋山萬壑赴荊門

一言重于泰山

涕泗交横

亞臣撫士士不知

士同甘苦終無攜怨五月三日引兵叩都門賊不敢
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
里閈之隘若設伏格鬬居民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
甲皆聚苑中今宜直擊之披其心腹庶可保安宮闕
無擾坊市乃檄諸軍並進壁光泰門賊將張廷芝李
希倩來戰晟縱兵鏖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
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咸大哭終夜不息翌日
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
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牆二百步爲道賊樹柵

斷之晟怒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令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俶督騎繼之賊奔潰諸軍分道並入賊將姚令言及廷芝希倩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令左右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戫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使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光殿前舍右金吾仗下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司馬伷取賊馬皆斬以

寫得轟烈如生

聲勢宛然

着

眼

狗坊人之遠者宿昔方知王師之入也明日晟屯安（插此二句欲斷不斷妙絕）國寺斬賊將官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汗于賊者請以不死作露布上（就晟語振起全神）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西平一生智仁勇悉括）故帝覽之泣下羣臣拜賀咸言晟蕩掃兇慝市不易（於此）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行師無以加帝曰天生李晟爲社稷也拜司徒中書令實封千戶賜田宅園林女樂帝自爲文紀功敕皇太子書碑立東渭橋以示後世始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

府中皆賀晟曰天子野次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四字如電光一閃）（正人綱）道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曩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苟一夕復來守歲則軍心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恭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行營副元帥徙封西平郡王晟至鳳翔治害張鎰者罪（筆力斬截無一閒字）誅亂將王斌等十餘人又托行邊至涇治害馮河清者罪執田希鑒并其黨石奇等三十餘人悉伏誅晟嘗言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

咨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然士無縉絜人苦役擾思唐之心寧有旣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閼筆作波瀾）表以王號每外使至名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皆指目歆艷焉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不去之必爲吾患卽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求盟欲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李令公名我來乃不牛酒犒我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

贊又遣兵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晟入朝力奏不可時天子厭兵而張延賞當國密請解晟兵柄（特筆絕大氣力）貞元三年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越兩月吐蕃刼盟城僅以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與馬燧圖像凌烟閣九年卒年六十七謚忠武晟爲人沈默有所謀猷雖至親未嘗泄臨下明察凡治軍知某有何勞某有何長即厮養小善必記（點睛）姓名惡朋黨篤分誼一本至誠嘗慕魏徵直言危行欲致太宗于堯舜李叔度以爲此儒者事非勳德所

宜晟曰君失辭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
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由是每進對必謇謇盡大臣
節未嘗露于外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
逸致
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
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眷遇始終無與比晟有
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皆歷官節度使愿檢校尚
書左僕射憲以吏能顯聽以功封涼國公聽子琢亦
即爲愬傳開端
拜尚書右僕射歷四鎮節度使惟愬獨有父風平淮
全家福澤在此四字中
蔡不戮一人智謀德量戰功皆第一

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爲唐鄧節度使揣知新敗之後士卒憚戰詭言天子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拊循爾曹戰非吾事也（愬謀不滅乃父）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沈鷙能推誠待士視傷痍疾病者存恤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有父母者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以故衆願效死（爲平蔡張本）凡賊中山川險易情僞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攻下馬鞍山拔道口柵平青陵城禽其驃將丁士良愬不殺署爲捉生將士良因說取吳秀琳禽其謀主陳光洽以獻秀琳遂舉文城柵降其將李憲有

才略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遂以其衆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克其外城遂引還賊孫獻忠來追衆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退者斬衆決戰殺獻忠或勸取吳房愬曰取吳房

（斬釘截鐵簡勁異常）

則賊奔蔡併力固守不如存之以分其兵秀琳獻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愬俟祐刈麥伏壯士禽之待以上客令佩刀出入帳下與李忠義皆屛人語至夜分軍中皆言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諸軍詭云得賊諜祐爲內應愬恐謗先達

于上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吾二人相知之深不能勝衆口邪械送祐于朝密奏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還愬署兵馬使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極摹綢繆之情）募敢死士三千人自教之號爲突將委祐統焉（所謂以謀則多也）舊令舍諜者族愬除其禁使厚待之故諜者反效以情益盡知賊中虛實時李光顔戰數勝蔡精兵盡屯洄曲（接法）祐言其隙可乘愬乃遣鄭澥見裴度告師期（逼真古文）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祐及忠義率突將三千人爲前鋒愬將三千爲中軍進誠以下軍殿東行六

看他兩行文字包括許多事情却無一字侵其氣厚也

十里襲張柴殲其戍勒士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時大雨雪凜風偃旗士裂膚馬皆縮慄

雪夜奇功非此妙筆不能寫得

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將士咸失色監

如許鏗鏘崢嶸

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

寫生

敢違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愈甚城旁皆鵞鶩池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

妙不張皇

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

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歸索寒衣耳俄聞號令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畀竹）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愬計元濟且望救于洄曲訪洄曲將董重質家慰安（周詳）之而以書名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火其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點睛）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度至愬具櫜鞬迎道左度將避之（傳神）愬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愬謁蔡人聳觀事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涼

國公又使代其兄愿帥武寧軍淄青平進平章事歷
昭義魏博帥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
論曰晟平日戰功固已偉矣奉天播越慷慨勤王以
孤軍扼羣賊之吭無異委肉當餓虎之餵卒能克復
京師功存社稷則其忠義之氣有以感激乎人心非
尋常戰勝者比也兵克城而市不改肆則仁人君子（確）
之師庶幾春秋所謂王事矣小心謹慎善保功名諸
子克家世所罕見若愬也乎蔡一役大智大仁轟烈（四字家法）
震聾天地間可不謂肖乃父哉

目送手揮左縈右拂如行山陰道應接不遑如入
武夸峯賞玩不盡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西平兵法
固即史家文法也平蔡一叚精嚴簡峭鏜鞳噌吰
可補昌黎淮西碑之缺

馬燧傳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少姿度魁傑與諸兄共學見時方多事輟策歎曰丈夫當建功業弘濟四海（似陳涉壠上之嘆而器量自殊）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領起全篇　提）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後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進不得入關退無所據則坐受禽此不世之功也（妙算）循許之不以時決祿山遣韓朝陽縊殺之燧走西山閒道歸平原聞（入抱王）已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

提

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簱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給得信旗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供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回紇大驚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燧因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薛嵩等四將其子瑒佻勇不義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果然嵩自相衛遺懷恩糧抱玉令燧說嵩絕懷恩自歸朝廷即署燧兵曹參軍累進鄭州刺史勸課農田總户籍歲一稅之人稱便

膽識獨絕

遒淨

徙懐州乘荒亂後瘞暴胔止横斂勸教化將吏有親
者躬造禮之大獲秋稔民頼以濟再叙抱玉抱玉守鳳翔表爲
隴州刺史州西山直吐蕃上有通道燧聚石種樹障
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吐蕃不能暴從抱玉入
朝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曆
中轉檢校左散騎常侍鎮河陽三城李靈耀反詔燧
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州遇敵來犯忠臣兵潰
將引歸燧軍頓滎澤固止之忠臣乃還收亡卒共敗
賊將張清于西梁固靈耀有銳兵八千號餓狼軍燧

獨戰破之進至浚儀值田悅帥衆助逆忠臣戰不利燧引四千人爲奇兵擊敗之悅單騎遁靈耀亦走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揀入夭嬌）爭功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遷河東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敗後兵力衰單燧募厮役數千人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分短長三等（鋪排）稱士所衣爲戰車前冒狻猊怪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如壽左氏嫡傳）兵止則爲陣器用完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之威（一鎖）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兵部尚書封幽國公奏

田悅必反宜先禦備甫還鎮悅果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絶内外援詔與李抱眞李晟救邢洺燧出嶂口（抱眞一點便了妙）未過險移書示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旣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乃自攻臨洺使大將楊朝光帥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又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及麾下入百人獲首五千級進軍臨洺悅悉軍戰

百餘合大敗之斬獲萬餘館穀三十萬斛那圍亦解（壯○甚○）
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與衆約勝則以家貲賞
至是傾家財賜麾下德宗嘉嘆詔出度支錢五千萬
償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悅衷
散兵壁洹水燧進屯鄴詔李艽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囊○沙○壅○水○北○）
王光進守漳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用鐵鏁（平○之○算○不○讓○淮○陰○文○筆○亦○歴○胎史公傳體○）
維車數百絶河囊土遏水而渡悅知無多糧深壁不
戰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踰洹日挑戰（算○法○絶○奇○敘○法○亦○奇○絶○）
不出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鼓角趨魏州旁匿百

騎須悅渡卽焚橋悅果率李納等兵譟而前燧令士無動預除戰塲列壯士五千以待比至縱擊之悅敗趨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橫尸三十里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淄青兵幾盡悅夜走魏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洺州併王光進符璘李瑤皆降遂傳魏城絕御河上流魏人大恐悅遣使告急于朱滔王武俊未至出兵背城而陣疾接還軍一詔復大破之進同平章事封北平郡王會涇師亂帝幸奉天

妙絕見得曰悅實不及敢非故欲出燧也

奉天詔還軍太原李懷光反詔燧爲河東保寧奉誠

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敭守隰鄭抗守慈燧檄諭皆以州降卽命兼晉絳慈隰節度使固讓于康日知帝嘉許乃（敘○得○）分兵收夏縣畧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與任象玉（錯○綜○離○奇○知○亂○墜○天○花○）遂圍絳拔外郛僞刺史王克同棄城去遣李自良定聞喜萬泉等六縣降其將辛𬸚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狥又戰寶鼎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時天下蝗旱兵艱食朝議多請赦懷光帝未決燧入朝言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畿捨之無以示大

下請給三十日糧足破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算無遺策）

燧度此城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算得周密）（沈勇）

至城下見廷光諭曰公等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

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保也（并爲人算妙）（左）

未對燧曰汝以我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

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請降燧以數騎入其（氏得意之筆）

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聞之嘆曰嘗疑

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大過人者吾不逮（以渾瑊語定北平功案）

遠也進營焦籬堡堡將尉珪降餘皆望風遁去遂濟

河直抵城下陳兵八萬是日懷光死守兵萬六千皆降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冏等他脅附悉赦之果如算二十七日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牓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破鹽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次于石州吐蕃懼請盟帝不許遣將論頰熱甘辭重幣轉請于燧明年燧與論頰熱俱入朝帝許尚結贊有此詭算焉公不及料矣之吐蕃尚結贊謀去燧平凉刼盟釋燧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馬飢人瘦若此時引兵渡河吾無

稱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果悔怒奪其兵拜
司徒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像凌煙閣卒年七十
贈太傅謚莊武

論曰渾瑊稱馬公制敵固有大過人者此乃燧實錄
非虛譽也燧沈勇多算善誓師能得人死力故所向
未嘗挫衂與李晟共享大名遭時眷宜矣史以與抱（借○客○作○斷）
眞交惡及不禽田悅信吐蕃爲燧惜亦春秋責備賢
者意乎然抱眞睚眦聞晟一言卽和好如初此不足
爲盛德累田悅有河朔羣助未易輕取奉天忽狩詔

趣還軍謂力所能而故縱燧何至于此極也輕信吐蕃乃其一時之悞亦尚結贊狡黠謀去三賢之計深君子當原燧之心而諒之

特爲極力昭雪　平允

聯絡點綴如天孫織錦其妙難名○叙戰叙陣左氏獨臻化境而龍門史祖之井陘一戰史公力摹左氏之筆遂成絕頂文章玆何其酷肖也扶風諸公孰是可與爭席

渾瑊傳

渾瑊鐵勒渾部人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從朔方軍積戰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瑊年十一（便用襯法）善騎射隨父防秋節度張齊邱戲曰與乳媪俱來耶（陸接一筆繆乳媪之嘲妙妙）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從李光弼討祿山定河北（以光弼作襯）射賊將李立節貫左肩斃之遷右驍衛將軍肅宗即位瑊以兵趨靈武至天德遇吐蕃入寇擊敗之遂從（八子儀作襯）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于新鄉擢武鋒軍使

又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稱最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父釋之與吐蕃戰死既免喪起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數有功遷太子賓客吐蕃引去瑊邀擊大破之悉奪所掠而還是後屢擊走吐蕃回紇進兼副都護振武軍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析子儀所部爲三節度瑊居一焉李希烈反詐爲瑊書若與同亂者帝知爲反閒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侯京畿渭北節

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瑊曳芻車塞門焚以戰賊方解去自是二十五日間賊四面攻（每於轉接處用一二字闔開）圍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排場神力絕大）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極摹危迫之狀）城翠翟黃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頃刻使騎環馳招降公卿士庶妄言不識天命帝名瑊授誥勑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御筆使量功署（如生）誥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瑊俯伏嗚咽

會賊造雲梁廣數十丈載數千人施大輪冒以氊革周布水囊驅民運土塞隍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時王師乘城者皆凍餒兵蠱甲敝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羣臣號天以禱瑊中流矢自拔去血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反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授瑊二子官第賞將校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懷光反帝如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追騎至擊却之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域天德永平軍節度朔方邠寧

又用襯法

寫出渾穴真本領

振武等道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

引作襯

信故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將韓旻屯武功來拒瑊

突

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赴奉天

入西平仵襯機法馳快無比

應接李晟以抗京城西面晟自東渭橋破賊瑊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洮平論功兼侍中封樓煩郡王帝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改封咸寧郡王討李懷光加朔方同陝虢行營副元帥河中平加檢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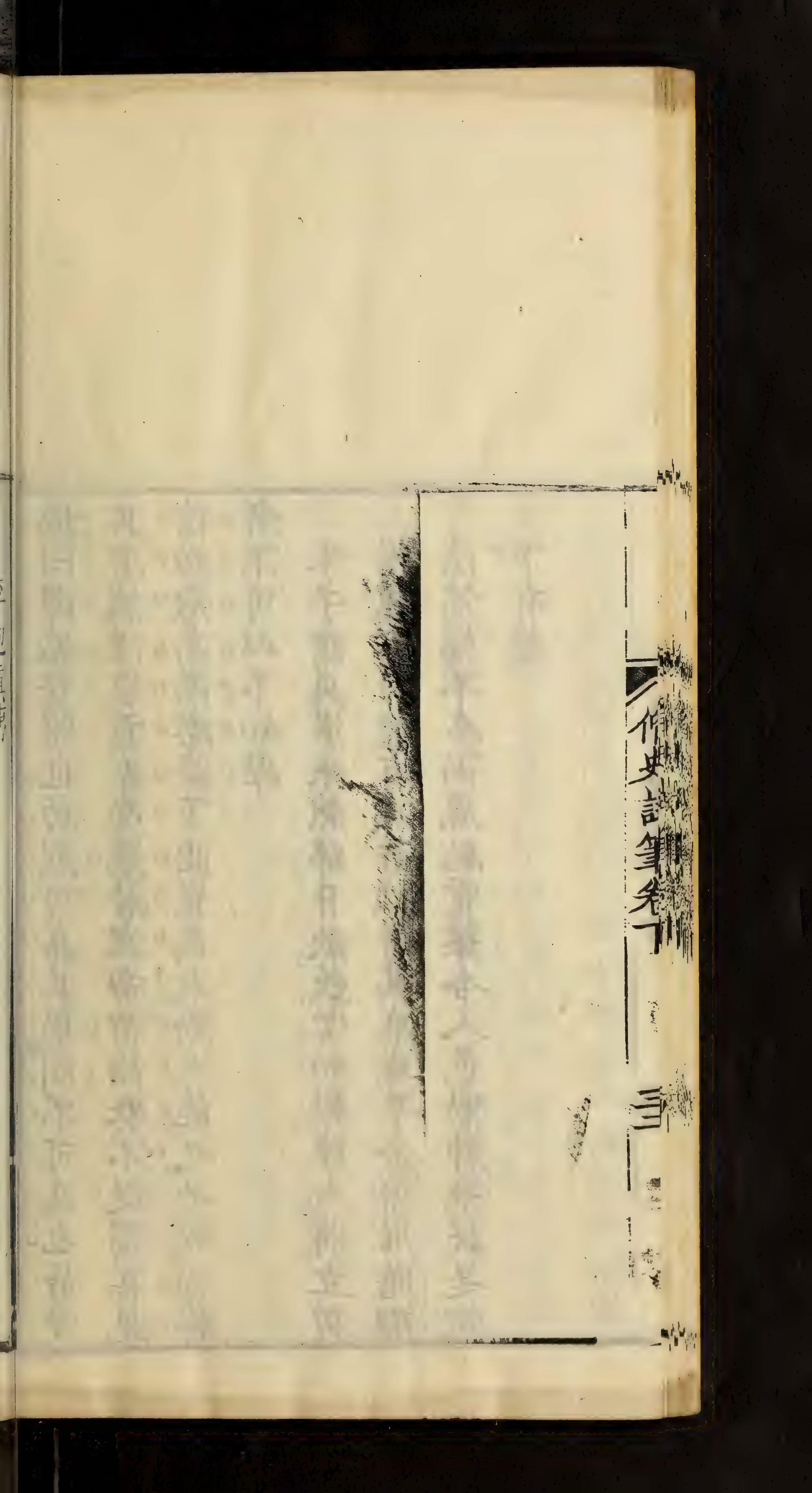
結西平

司空賜大寧里甲第女樂與李晟鈞禮吐蕃尚結贊請盟詔瑊為會盟使盟于平涼被刼副使崔漢衡以

下皆陷。惟瑊獨得免。貞元四年。吐蕃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史記。（詳敘渾公學問）慕司馬遷自序。著行紀一篇。辭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雖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若在帝前。時論方之金日磾。（又遠引金日磾作襯作篇法）貞元後。天子常恐藩鎮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論奏。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矣）帝始終信待。常持軍猜閉不能入。（渾公結果較勝馬公）

諭曰渾瑊賢將也功烈可嘉其學問不可及也最愛其忠誠謹愼貢奉受賜若在帝前論奏不從獨喜見信功愈高而志益下此豈武夫勳人能之乎故爲將者不可以不知學

朱子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大將立功惟謹密乃能有成若瑊者其庶幾乎全傳用陪襯法篇幅不多而風馳電擊令人色動神飛疑是腕下有龍



李抱眞傳

李抱眞字太玄河西安興貴之裔也從兄抱玉有戰功恥與祿山同族賜姓李氏因徙籍京兆代宗朝封梁國公歷官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爲將臣之良抱眞沈慮有斷兄帥澤潞時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挺身歸朝帝方憂懷恩兵精又倚回紇名問破賊狀抱眞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言子儀爲朝恩所殺故衆信而爲之用今若起子儀使將兵是伐其謀可不戰解也帝

提明譜系見抱眞世篤忠節

結抱玉

開口道破懷恩一營氷

冷

從之果如抱眞所料遷殿中少監充陳鄭澤潞節度
留後抱眞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
更授澤州刺史兼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眞揣山東有
變澤潞當要衝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
抱眞練兵之法叙得齊整
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
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于官
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德宗即位
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眞與河東
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

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城下復大敗之進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又聞德宗走奉天抱眞與燧乃各引麾下還屯（好轉接）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叛亂中（中流一柱文筆嶄然）離阻其奸爲羣盜所憚與元詡同平章事封義陽郡王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僭號則欲臣制諸叛於是衆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羣盜抱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

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
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
雨驟風馳谷歌欲泣一時浩氣千載雄文
朝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
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且曰泚希烈
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
奈何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賊涕下交頤武俊亦悲不
自勝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抱眞遂與武俊約爲兄
與段太尉臥營同一情事
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臥者久之武俊感其
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食訖而別

旦日合戰大破滔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户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遣晚年好方士餌丹九卒年六十二

論曰綱目書李抱眞會王武俊于南宮幸之也幸抱眞忘身狥義此一會關天下安危故書之也披肝瀝膽慷慨激切之情狀千載下如將見之其勸代宗起子儀辭畱後試牧守策山東將變練民爲兵一生好士皆識高志遠非他藩鎮所可同日語者

爭奇在武後一會慘澹經營惻惻動心縻縻隕涕其得力于古者全在神氣非章臨句搨者比也

柳渾傳

柳渾字夷曠襄州宜城人也本名載早孤方十餘歲好學有巫告曰兒相夭且淺爲浮屠道可免死諸父將從之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登進士第累遷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名拜監察御史不樂檢局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畱爲左補闕大曆初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有僧夜飲火其廬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白其寃觀察魏少游趣訊僧果伏由是知名俄遷袁

奐醒許多夢㒓　特提柳渾之學　作全篇綱領　脫然　曲筆

州刺史崔祐甫薦爲諫議大夫浙東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重其名以宰相名不出執其子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走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汙且載于文從戈非偃武所宜帝爲更今名貞元二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策元平必見禽果爲賊縛三年拜同平章事帝親自擇吏宰畿邑渾奏陛下當擇宰臣以輔聖德帝然之玉工作帶誤毀一銙私市玉足之帝察出怒將論死

渾言陛下須委有司詳讞獄不當遽殺按律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由是工得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疆請貨隋時舊第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名臣世表節孝隋時舊第惟此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入朝帝虛己待之滉遂于省中榜（補筆云見渾不以私廢公）吏渾雖爲滉所引薦咎其專正色讓之曰省闥非刑人地公奈何榜吏至此顏立威福豈尊主卑民義耶滉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

憸人與小吏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詔付外施行疾間因求退不許帝命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渾奏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盟詛（俱非三代以下議論）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乃以季末事行于吐蕃吐蕃人面獸心可以兵制不可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俄得韓游瓌飛奏吐蕃刼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謂渾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一語見渾非迂疏之學）益禮異之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所親謂之曰明公舊德

第愼言位可長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

一氣凜然

好邪裂瞻

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性儉不營

一官如寄非有學問人不能

貲產既免官置酒名故人出遊酣肆乃還曠然無黜

免意舊相李勉盧翰皆自以爲不及也卒年七十五

謚曰貞

論曰渾言棄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又曰頭可斷舌

作傳本旨

不可禁可想見其爲人矣渾持正不阿知大體又有

遠識能料事未然亦一代名臣也

渾不爲異術故能浩氣孤行超然功名之外人品

事業豈不由學術哉起處挈領入後曲曲關照當與傳奕傳參看

陸贄傳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又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二科歷鄭縣渭南尉遷監察御史德宗立名爲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時天下騷擾遠近（緊貼時勢振起）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于贄贄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竅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嘆（全神長篇文字須有此斬關開山手段）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帝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贄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是皆羣臣之罪陛下方以興衰諉之

妙用簡筆二十

天命過矣帝又問當今急務贄累疏反覆數千言大

餘字中宜公全身俱現

抵在審察羣情納直諫推誠接物改過遷善帝多從之會術者言國家厄運數鍾百六宜有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況今喪亂尤匪所宜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年號下赦令

贄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之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叛逆者回心喻旨帝以中書舍人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爲制曰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

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
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靦
面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文武聖神之號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
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
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
滔緣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
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
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

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
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
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悅後李抱眞
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
知賊不足平也帝于行宮設瓊林大盈二庫別貯貢
物贄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效匹夫藏聚私貨請
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如
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
豈當憂貧是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帝從

上人之言其利溥

之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密奏恐爲所倂請移軍東渭橋帝遣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絶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輙阻其謀若不別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卽以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言晟軍既移二人孤弱可托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帝曰卿所

料極善恐懷光因此生辭轉難謂息且更俟旬時不
閱旬懷光果襲奪建巘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帝
從幸梁供儲不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官之
贄曰爵位須宜愼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若授

不獨惜名器兼復收人心君子不以倉至失其正也如此

以官則彼笑銛鋒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同瓜
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爲用哉帝居艱難中雖有宰
相大小事必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内相帝行止必與
俱山南道險從官相失帝夜名贄不得驚且泣詔軍
中得贄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賀

陡落陡起忽喜忽怒一時臣主之情忠佞之勢只用數筆托出妙

然贄素直諫忤帝意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奸邪致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兼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惡其爲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贄奏楚琳罪固大但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宜厚加撫循以濟大業帝悟盡名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贄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善然晟瑊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爲秦梁千

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縻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京師平帝命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諫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蓋事有先後義有重輕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餙郊邱展禋祀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天下固多藝人何必

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贄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時劉從一姜陡拔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宣公忠貞每於不得意時見心得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

竇參

參深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明年參黜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帝雖嘉之然卒

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每歲集人其後遂三年一選選人稽壅案牒叢猾僞冒混眞吏因得大爲奸獘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缺者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爲三分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奸天下便之結餘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于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乃貶參驩

選再提

州司馬。帝又欲理其朋黨。籍其家貲。皆以贄切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賜死。下路帝以裴延齡判度支。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贄復上書苦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贄。譖毀百端。遂以太子賓客罷。贄畏愼。拒門不敢通賓友。延齡揣帝意薄。疏言贄失權怨望。爲危言以搖動軍心。意不可測。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救。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

尚少以材得幸于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
與起處書詔皆出于贄
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議者謂
興元勘亂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天子常以
呼應成章法
行輩呼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
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剴拂帝短懇到深
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
就贄語總收結構極精
他䘏乎居忠州十餘年常闔户人不識其面又懼謗
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
人其奏議至今傳云

論曰若贄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其殆古所稱社稷臣與秉性忠直學術醇正指陳時病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而出之蘇軾曰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信夫昏佞漆膠正直不容貶竄在外十餘年以沒君子不爲贄惜而深爲唐惜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二語乃贄一生本領所在凡爲臣者當書諸紳

斷

宣公文章本是熱鬧但剪裁不密竟似鈔一冊奏議神味索然矣倫從極黯淡處用一兩筆畫出宣

公全身閉架之妙獨具匠心至其轉接不測如雄鷹盤遠勢疾投孤嶼陡健異常

陽城傳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宦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院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無所不通登進士第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行從學者踵相接閭里感化爭訟不之官詣城決之

慕之。望之。畏之

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

之。四。面。敲。擊。曲。盡。抑。揚。之。妙

謂城興草茅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久之無一言韓愈作諍臣論以譏城方與弟晝夜痛

飲者爲弗聞也者客或造之欲有辭城揣知其意輒彊以酒或時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居位八年人（只）莫能窺其際（一語渾淪煞佳妙斬斷許多葛藤）及裴延齡譖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無敢言城聞而起（弗聞而起前後不相蒙）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而信用姦人卽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帝大怒召宰相將加城罪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金吾將（得此）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延英門大言賀（賀氣象萬千）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連呼太

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竟坐延齡事貶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士罷沆酗不率教者躬講經籍生徒斥斥（瀕飲偏罷沆酗）皆有法度有薛約者狂而直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城飲食之吏迹捕得於其家仍步出郊外涕泣與別帝惡城黨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二百餘人詣闕

請留守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以家人禮待吏民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州產侏儒故事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不知何者可以充貢自是罷州人感其德生子以陽名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會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于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獄謁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固不

敘見城德愛不還涉筆成趣

敢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横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往中道而逃順宗立名城還詔下則卒矣年七十贈散騎常侍

論曰城固世所稱孝友者兄弟皆不娶無子友則愚孝則未也爲諫官八年納忠止此一日厥口亦太愼重然陸贄死生延齡相否有關于唐室甚大讜論一揚邪氛立解亦可謂不負此官矣其教國子治道州又何其温温然純德君子也

八年一日自足千古妙將八年前後疵處俱以渾融出之便為直臣增許多氣燄善善欲長令人想見古良史不徒筆法簡嚴也

裴垍傳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也擢進士以賢良方正第一補美原尉元和初名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謂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許人吉甫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乃拜同平章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吽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垍誠使勿

元和

以後皆此二筆撐扶也全文把握在此

突接妙

從帝意中見

埴之賢

言嶺南節度楊于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埴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出監軍埴劾其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以下詳叙埴之能退不肖）擅襲節度帝欲討之承璀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陰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埴固爭不聽承璀果無功王師告病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埴誘得其情知從史稔惡可圖狀比遣再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無君視承璀若小兒相與往來軍中可因其機致之後免興師之

勞帝初驚愕徐乃許之從史果就縛因班師洎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雖詘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二結）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以下叙洎之利民）建中初釐定常賦其時物重錢輕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民重困洎奏禁止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結利民）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洎以茂年驟柄用器局峻整持法度雖鉅權宿貴

造請不敢干以私故頗不爲時所悅諫官言得失大
抵執政多忌之惟埴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
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埴埴獨讓休復曰君異
不盡言　復之讓之安得
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
埴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
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目餘
東處與起虎鍇咸一占
量材授職皆協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咸謂
才與時會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無幸人五年暴
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

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垍之進吉甫所薦也及居中多

忽然搭入吉甫文筆紛若游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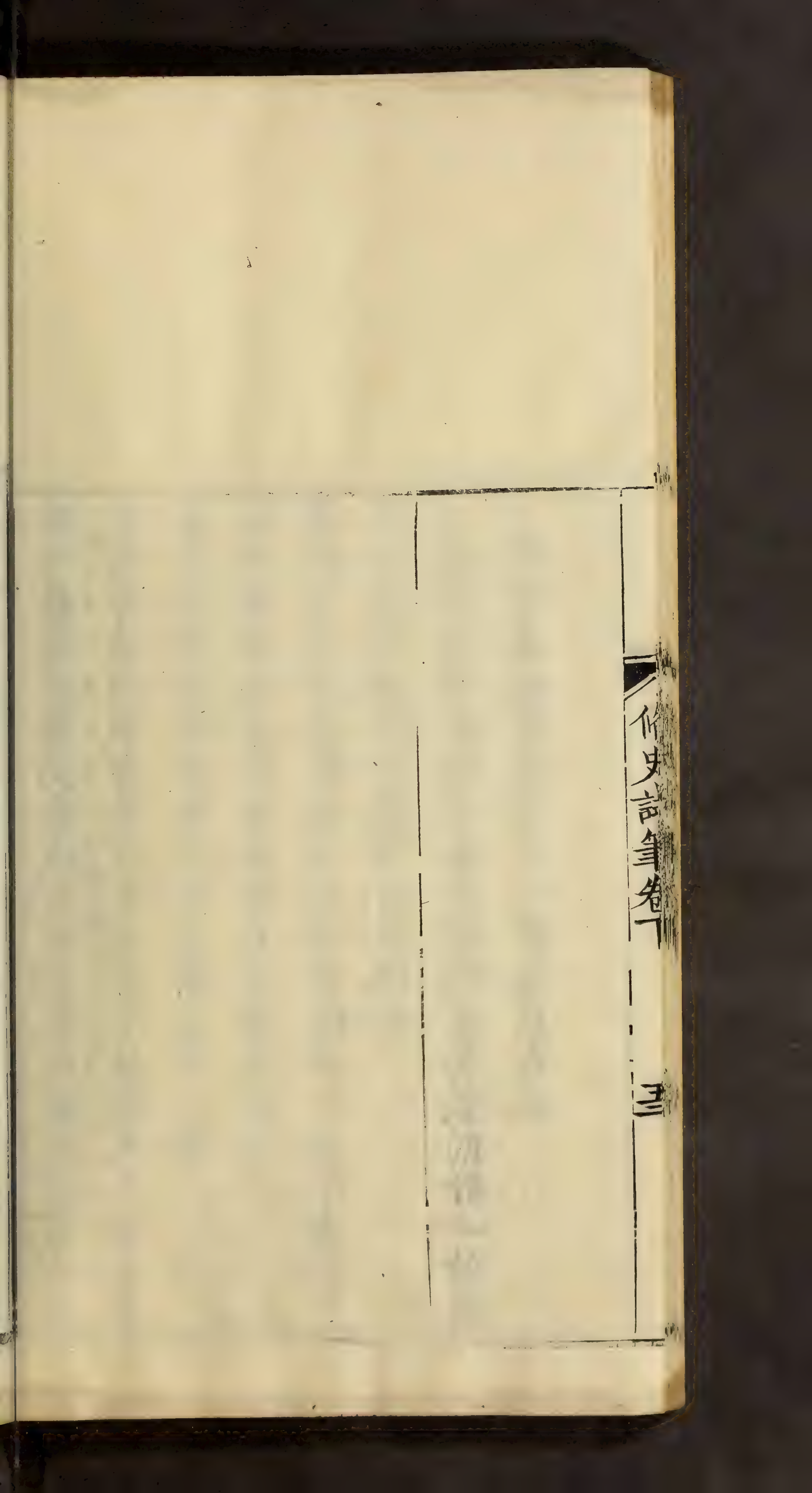
變更吉甫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爲太子賓客至

人情翻覆令人必測

卒不加贈劉伯芻表其忠方贈太子太傅

論曰裴垍端方能持法雖天子亦敬而憚之其氣象風烈居何等也有知人之明無竊位之誚李絳裴度諸公皆所甄拔此眞可謂宰相哉

提綱挈領絲聯繩牽其體則直其氣則舒一結海外奇峯無窮感憤史公擅場處在此



李絳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上言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帝從之帝嘗論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其道德風烈（一十三字括全篇疏葉大旨）何行而致此絳言陛下正身勵行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帝曰善即詔絳與崔羣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屛張于

便坐每顧左右作意勸誡吐突承璀請于安國佛寺

承遠邪佞

立聖德碑使絳撰文欲以萬緡酬之絳言大人與天

地合德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美有分限故自

承尊道德

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刻石罘嶧

揚征伐之功紀巡幸之迹適足爲萬代譏笑帝悟以

承進忠直

百牛曳碑樓倒之絳見浴堂殿帝言諫官多朋黨論

一語揭破魑魅現形疾

奏不實欲黜其尤者絳曰此殆非陛下意必有憸人

風知勁草其根固於此矣

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

此見忠直之難

口諫者有幾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十無二三人主（句亦峭削）
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帝曰非卿言朕不知諫官之難承璀討（又承）
王承宗絳當草制固爭不可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遠邪佞）
帝不能奪詔宰相授勑承璀果無功還欲加開府儀
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反寵以祟秩後有敗
軍之將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言此屬不
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視得賂則譽蹠蹻爲廉良
失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

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策

邪佞之罪

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絳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處臣以腹心之地臣若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犯聖顏忤貴幸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所

絳本傳在此

言皆人所不能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遷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賜金紫帝自擇良笏與之烏重胤

又入承璀

縛盧從史承璀卽牒署留後絳奏澤潞據山東要害今孽豎就擒方收威柄遽以偏將涖本軍兩河諸鎮

必謂陛下陷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嘿然哉宜以孟陽爲澤潞而重肴節度三城聞者始服張茂昭舉族入覲絳請亟授以官且遣使詔其麾下皆聽節度乃拜河中節度使任廸簡以帑廥匱竭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言朝廷命將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然鎮蔡不可幷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江淮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所貸未廣請出宮人省經費蠲恤流亡嚴禁鬻子帝皆納之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

揣摩詳確

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今可還也（就帝語見絳之忠直）其見憚如此此後閱月不賜對絳奏曰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其如聖治何詔明日對三殿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帝怒欲黜之以語絳（調護忠直）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欲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帝悅待居易如初帝怪前代任賢致治今無賢可任絳曰自古無借才異代者惟聖王愼選極其

才分不以已能蓋覆折節下之則賢者乃出帝曰何（千古英主只坐此弊耳）
由知其賢而任之對曰循其名而驗以事所得十七
若任官廉辨措事不苛無希望依違之態邪媚愉悅
之容此近乎賢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極陳進忠直之法事明詞暢不讓宣公）
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
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用賢豈容易哉帝
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帝問戶部
故有獻卿何獨無絳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
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爲

有羨餘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瞿然悟夅欲相之以承璀不合先出爲淮南（又揷承增）監軍始拜絳同平章事封高邑男李吉甫嘗盛贊天（入吉甫）子威德宜及時太平爲樂絳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帝曰朕安敢望對曰是時賈誼猶以爲厝火（突引漢文賈誼諫法）（亦妙）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内訌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以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帝悅顧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吉甫言人臣當使君悅臣安不宜彊諫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爲忠吉甫又甫陪出絳之忠直言今惠澤已深宜振刑威絳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再提始皇甚帝曰絳言是帝所謂也元義方媚承璀得京兆尹絳惡而出之義方因言朋黨皆此輩織成貝錦也絳私其同年許季同帝以問絳對曰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帝曰善田季安死子懷諫請襲節度吉甫議發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

必用兵當自歸朝廷請蓄威以俟不過數月必有自
効于軍中者未幾其軍果擁立田興遷懷諫以魏博
聽朝命帝大悅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
不可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
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請節鉞
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將士爲重朝廷輕矣帝竟洞悉機宜崇重
遣宣慰絳固請曰如興萬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
國體
時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由
是拜興節度使絳又言魏博不霑王化五十餘年一

且挈六州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宦官以爲太過絳曰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帝從之即遣裴度須賞賜復軍民歡聲動地成德兗鄆使者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强者果何益耶帝患朋黨以問絳對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夫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

又帶一筆

又承進忠直

所謂非陛下意也

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王播爲鹽鐵使有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絳嘗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帝卽命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帝問凡人舉事常病不通于理陷于過失古人處此有道否絳曰事或過差雖聖哲不免惟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自處敎坊

使稱密詔閱良家女子及別宅婦人納禁中京師囂

（突揮吉甫妙）

然吉甫畏不敢諫絳獨上疏論之帝曰朕以丹王等

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貲致之衹取願者四人豈知便

爾生事乃悉放歸俄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由是

（直畏而邪佞進矣何言之速也）

復名承璀于淮南十年出絳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

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

（極摹其態）

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入爲兵部尚書母

喪免後復名入穆宗素遊畋絳切諫不納以疾辭爲

東都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

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爲讒邪所中皇甫鎛李逢吉皆惡之文宗立召爲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太和四年南蠻寇蜀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大譟而入絳不及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事聞贈司徒謚曰貞

所以墜叔元之計也

論曰李絳論事得大體動協機宜其才可爲王佐而方正鯁直惓惓以納忠爲己任則魏徵宋璟之流他人何足以及之惜不幸多遇小人吐突承璀皇甫鎛

李逢吉不能加害而禍生所忽卒墜楊叔元之計悲

一筆勒轉為忠直壯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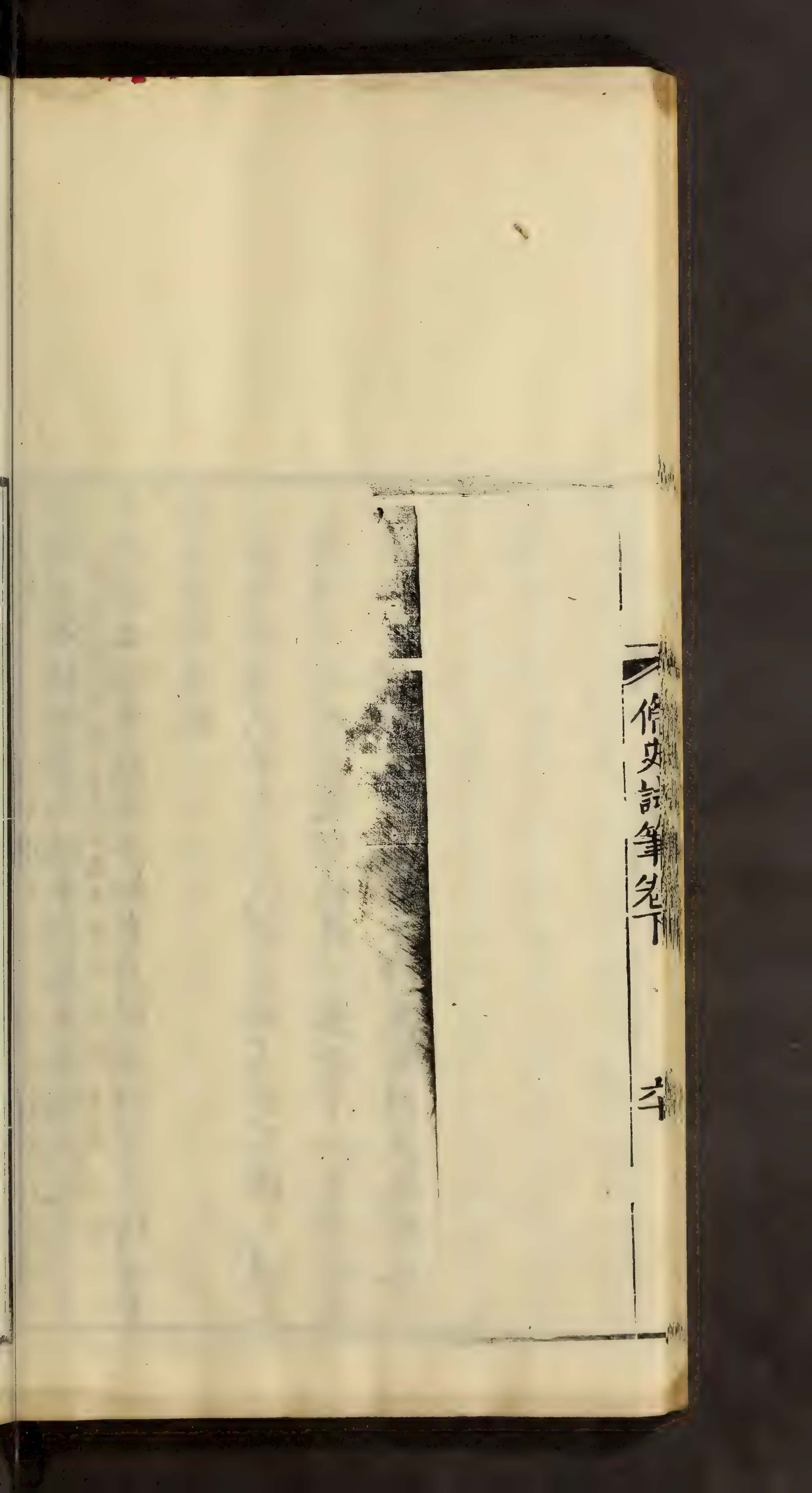
夫然絳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躬歷四朝年近七十

此亦非所吝矣

盡言極諫俱中膏肓然戇直而不逆耳絳之獲上

者微矣進忠直遠邪佞是一篇骨子以吉甫作正

陪以承璀作反陪直敘中時露鋩鋒其氣盛也



裴度傳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

伏筆是晉公一生挫折處

史論權倖忤旨貶官元和中累遷至御史中丞宣徽

提權倖開端

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暴橫苦百姓撓官司厚得餉遺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小使奏寰

六字如見漢家吏

出慢語帝怒下詔獄論大不敬宰相不能解度奏寰無罪帝愈怒度曰陛下愛百姓何如愛小使今寰以愛百姓加罪可乎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

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問諸將孰才度言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果奏大捷帝嘆其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兵伏盜京師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韡剸背裂中單（氣味逼眞是左國不徒以琢削爭奇）復傷首度冒氈得不死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一怒甚是浩然昌黎）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朝綱（所謂不赦不疑由天子明也）盡廢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創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是以平賊爲已任始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

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至閤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此見晉公格心之效不然謂公朋黨矣]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惟度言賊不可赦帝曰勝負兵家常勢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生計乎於是左右不能[所謂惟斷乃成也]間[間字點睛]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俛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

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帝然之卽以本官兼彰義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度至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奏罷中使監軍使諸將得專制號令皆大悅戰氣數倍冬十月李愬用李祐計將襲蔡遣掌書記鄭澥白度度大喜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果以雪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度乃建彰義旌節領洄曲降卒萬人往撫定之除元濟苛

每於虛字過渡處傳神節節通靈

禁偶語燃燭酒食相饋遺聽從民便蔡人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已禽蔡人卽吾人也衆聞之皆感泣度入朝行至郾城會帝封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乃復還蔡騰奏申解全活甚衆策勳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進羨餘得幸俄至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度三上書極陳其不可帝不聽表求自退亦不許度復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一旦為相中外駭笑臣若不

瀝膽披肝是晉公一生最激烈處

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焚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遽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弗之省又與崔羣言五坊使楊朝汶暴橫妄捕繫無辜責息錢誣引至千人帝曰此小事朕自處置且與卿商量東軍度曰兵事不理憂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命誅之而原所繫者是

京師澄肅李師道怙强度勸帝討之奏令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與田弘正將兵自楊劉渡河直抵鄆州師道平河南北三十餘州藩鎮跋扈垂六十年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付史官卒爲异鏄所構以平章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凡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撓之不使有功度上表暴二人過惡

只用三字勒住趂勢闌提似斷非斷筆力可挽千鈞

提

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闥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與平蔡比照淮西）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奏捷河朔無功只爭制斷否耳）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任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于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要著）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即

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不聽於是交章極論亦不省會中人使幽鎭還言軍中謂度在朝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入朝度見帝先謝受命討賊無功次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帝爲動容時以度無援且久外爲奸憸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和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武夫貴臣至咨嗟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素陵轢節度使劉悟陰與張汝謀縛悟送闕擧軍譁怒執承偕欲殺悟拘以

點眼

聞帝問度何以處置度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所素
知陛下必欲收忠義心惟有令悟集將士斬之帝曰
太后以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偕于遠州（提）
帝從之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
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同平章事而權佞側目咸（點睛）
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度
（爲吴鋪所構爲逢吉所間處處比照）
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右僕射已而逢吉
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
元翼之家敬宗羞惋嘆宰輔非人使兇賊熾肆學士

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筭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頗牧不能用也帝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問何故處厚奏爲逢吉所擠於是復兼平章事帝雖幼孺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名期寶曆二年度求入朝逢吉黨大懼張權輿作僞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六岡橫亘

詳敘觀出晉公身分

極摛縱之妙

帶定

蛸

如乾象度宅居第五岡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居岡原不名而來其意可見帝雖年少獨能察其誣待（故作波折如輕燕受風）度益厚畱輔政帝將幸東都諸臣切諫不聽度奏言國家設立兩都本備巡幸但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令狐楚爲觀察使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提）朱克融執賜衣中使楊文端詭言所賜濫惡又句假度支帛三十萬匹

且助丁匠五千脩東都帝患之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度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亡也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陛下無庸遣宣慰徐賜詔書言中人倨驕待到當自責譴春衣不謹方詰有司所上丁匠宜即遣來已詔所在排比供擬如此則賊謀窮矣若欲示含容則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其預借春衣非朕所愛祇是事體不可獨給范陽帝曰善不旬日幽州軍亂殺克融及二子如度所料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

（克然罪矣）（結克融案）

迎立江王是爲文宗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三百
户太和四年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
重事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大提大結筋脉團聚）
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
（繪蝠綠）
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沿石林叢
（野圖）
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
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
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
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

度河東固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以病丐還東都拜中書令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及御札使者及門而度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忠臨終自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陲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及沒之後莫不思其風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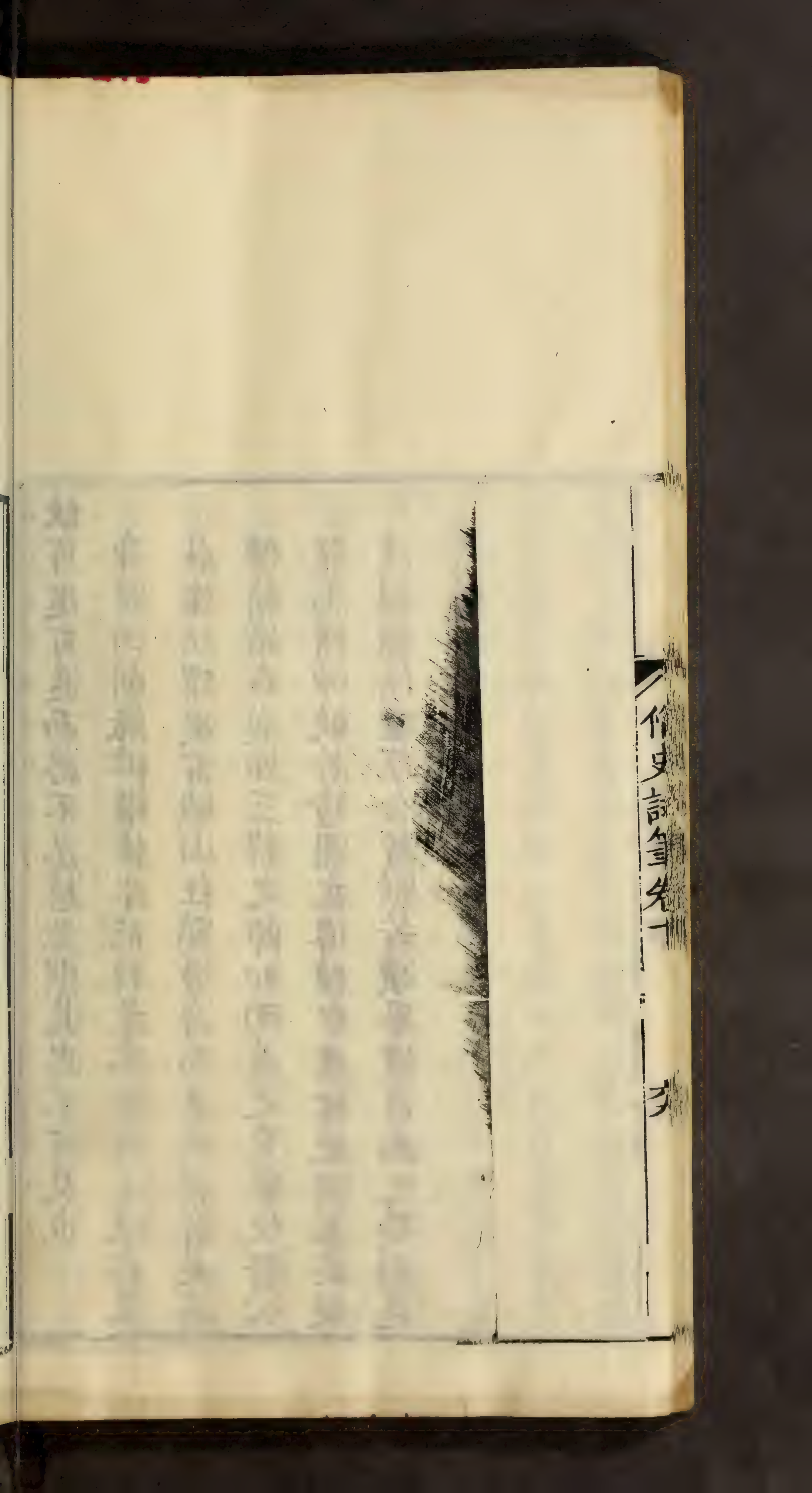
（忽出奇峯蟠結完固）

論曰度始佐憲宗平淮蔡功無與北唐書以為非度

破賊之難排羣議任度之爲難可謂知言者矣（正斷）廣德以來藩鎭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久非唐家所有自度爲相海内肅然遵朝廷約束（結案）而憸壬小夫乃不肯使一日安其身于廟堂之上至于穆宗抑又甚焉盧龍成德瀛州相州諸軍繼亂魏博武寧未幾亦失則宰相非其人之故也敬宗有志用度而不永文宗徒事外貌而無實天不祐唐度亦安能如之何哉晚歲優游綠野史氏以浮沈目之不知蔡鄆成功鎛异讒（吞吐抑揚史家妙筆）構之日度之宜去久矣彼亦自以用舍關天下盛衰

故可進可退而終不忍懟然則其忠不可及也

身歷四朝觝排權倖卒能轉危爲安逍遥緑野眞莊生所謂疾雷撼山狂飈盪海而不能驚者矣通體簡峭森嚴如三韓之師如兩漢之吏能使晉公龍馬精神較若繪圖在傳體中應推絶調至其提渡關鎖倏離倏合若斷若續畢擅司馬之長固是作者本色



韋處厚傳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也。親沒。廬墓終喪事繼母以孝聞登進士授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預脩德宗實錄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進規納忠言（提）（從帝）多切直時人莫知也李絳論帝未聞納諫帝乃言處（口中逆敘出路隋作襯）（應莫卯）厚路隋數上疏極忠切由是中外推其愼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名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好（再點）學偕路隋合併五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

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于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處厚發十難誚其迂謬平叔愧縮事遂寢敬宗初李逢吉黨劉栖楚等構李紳欲致之死處厚言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祓瑕洗垢以成三年無改之道況被讒譖比楊炎爲元載復讐盧杞爲劉晏償怨諸鎮多爲不平兵連禍結天下騷然陛下目所親見寧不深念哉紳得免罪遠竄逢吉怒未解寶曆三年赦書不言降官量移處厚復奏逢吉

緣紳一人使曠蕩之恩不及近歲斥逐之徒非所以

結李紳案

示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時帝

畋遊無度月視朝不過三四處厚入見自陳有罪當

敘出切直之狀

死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

酒色而損壽於法應誅所以不死者以陛下在春宮

年十有五可望弼成今皇子方在襁褓臣安敢畏死

而不諫帝感其言賜以錦綵然實無能改也王廷湊

之亂帝嘆宰相不才使奸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

入裴度作襯是一篇眼目

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嘆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

漢文帝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嘗奉命於宣州徵
鷹鷂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詔帝不
得已從之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預未即下詔
處厚言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言討
罪何所避諱遂奉敎須諭是夕號令制置及踐祚禮
儀一出其手動皆愜會事幾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封靈昌郡公居位務在濟時不爲身家計中外補
授咸得其宜先是齊抗奏罷諸州別駕凡當授者壅
滯京師又元和以來裨將立功得補宮官久伺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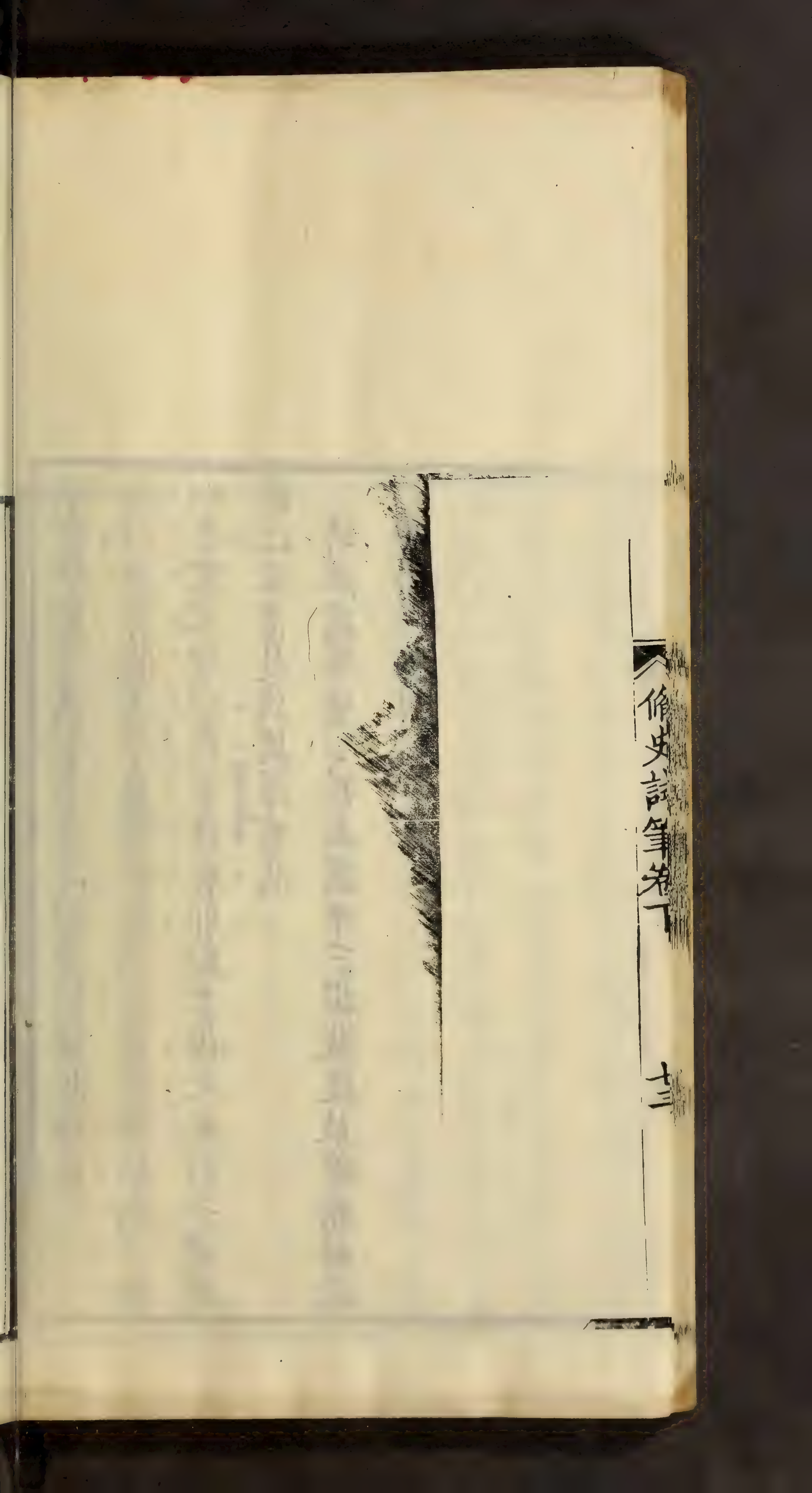
朱紫淆沓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別駕以處之由是流品澄別（相體）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浮論易奪處厚嘗獨對諫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輙變易出自上心耶乃示臣不信得干橫議耶卽臣何名執政裴度元勳舊德實易直長（再入裴度）厚忠實所宜親信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聽宜先（極叙切直）罷退卽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對以近君子遠小人始爲可治諄復數百言又

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李同捷叛史憲誠陰懷（又提）向背心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名語曰晉公以百口保汝帥于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妙着亦狠着）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每俘執生口皆刳剔之處厚戒諭前後全活數百千人太和二年方奏事暴疾次日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平易至廷爭嶷（仍結出切直）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吏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羣才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

家書讐正至萬卷本名淳避憲宗諱故改此

論曰唐書賛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斯言得之矣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處厚有焉 簡老

時無處厚晉公孤矣篇中三提裴度最着精神處淳身分自見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廕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累遷至御史中丞雅有入相之望以父舊怨牛僧孺李宗閔逢吉共排之因出爲浙西觀察使南方信禨巫父毋癘疾雖其子不敢養德裕力變惡俗按屬州毀淫祠千餘所撤山房廋盜若干四百舍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蝗旱物力未完本道所存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尚少十三

萬軍用犒急今所須脂盆粧具度用銀及金二萬餘兩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勅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絛繚綾千匹德裕奏言太宗時諷獻名鷹李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令益州織半臂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優詔爲停止時帝好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一曰宵衣諷視朝稀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乖異

直令無言抵对

重規

也三曰罷獻諷斂求堅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辯邪諷信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遊輕出也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徐州王智興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僧以資福德裕劾智興傘擷民財普加髡落規避繇賦若不禁遏則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言有聖水可愈疾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户僦一人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多至死而水斗三十千宅汲轉鬻互

（入處厚忽捕逢吉妙）

相欺訹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勤津邏捕絶之且
言昔吴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
（止僧壇絶聖）
下觀察使令狐楚塡塞以絶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
（水忽惑佛老接法蟬聯得妙）
禱福祈年奸徒杜景先妄言其師周息元壽數百歲
遣宦者至浙西迎之德裕上疏言此皆迂怪小術如
文成五利者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御其藥豈以
宗廟爲重乎不聽太和三年詔拜兵部侍郎裴度薦
（入裴度忽揷宗閔妙）
其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得之出德裕爲
鄭滑節度使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一方

周敝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名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纖悉情僞必盡知之乃請甲人于安

歷歷如指諸掌文勢若生龍活虎不可捉摸

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由是器械皆銳犀率戶一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兵謂之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卬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寖懼南詔還

所俘掠四千人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德裕遣兵據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還吐蕃吐蕃盡誅之境上極慘酷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帝亦悔之乃名爲兵部尚書俄拜平章事又坐論李訓鄭注小人不宜引致左右爲宗閔所譖出爲鎭海節度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訓注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復名同平章

事既入謝卽疏辯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洽請以松栢蔦蘿爲喻惟正人一心事君無待于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幸以是辨之又引管仲對齊桓公所以害霸事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雜以小人之故也（提出恨事）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鹵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餘年生子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

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入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直攄憤）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于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遂不覺怒髮衝冠）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携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

歎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襃贈乃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帝嘗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流涕諫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願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弗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因追還使者回鶻寇振武德裕薦石雄擊之以方畧授劉沔大敗回鶻于殺狐山奪太和公主以還黠戞斯遣使來請攻取安西北庭地德裕以爲雖得無所用固諫而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

畱事以邀節度德裕力請用兵令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討之而橫水戍兵楊弁等作亂廷議罷兵德裕力奏不可中人馬元實受弁賂詭言弁兵多屬明光甲十五里德裕立折其誣趣兵進討傳首京師俄而劉稹平策功拜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不敢當太尉又言趙先臣舊封將傳冢孫乃改封衛時天二筆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莫能與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顧我毛

提起神力滿紙

交爲森豎翼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大
中元年自敏中令狐綯使仇黨李咸斥德裕陰事再
貶潮州司馬明年又蒖吳汝訥訟李紳殺吳湘事係
德裕猶成其冤貶爲崖州司户參軍明年卒年六十
三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
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
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德裕功案
先是元和後數用兵宰相率不休沐以夜繼日至德
裕從容裁決雖遽書警奏沛然若無事午漏還第休

沐如常帝以詔書處報機急學士不能盡意悉命親
爲之方議伐劉稹詔元逵弘敬有曰勿爲子孫之謀
欲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及賊平帝
每道其語切于事情而能伐謀也遇三鎮奏事必引
使者勉以忠義指意丁寧使各爲其主道之故河朔
畏威不敢有異志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奔幽州德
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正氣凜然）
安在也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之
又慮朝廷數討有功或傷于武奏請少息勿損威重

臣願以兵爲戒乃可保其成功帝嘉納之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

總斷

論曰德裕與僧孺黨爲水火未免狗愛憎快私讐君子惜之然其才猷事業烺烺炳炳宇宙間有卓然不可磨滅者在浙西能化汙俗在西川籌邊經濟爲當世第一不幸佞臣居中沮撓隳震疊懷來之事機維州一棄千載猶有餘恨焉其爲相匡勷時宜決策制

勝安藩鎮反側唐室幾于中興昔人稱姚崇爲救時相若德裕殆有過之無不及也使加以聖賢中正和平之問學（斷得確）其功業且不知所届矣

德裕才相也以愛才之心作才人之傳語語生勁精神滿紙西蜀籌邊維州抱恨淋漓慷慨叱咤喑嗚行墨間雨風合離波潮上下極文章之鉅觀

劉蕡傳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登寶曆進士博學善屬文通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捄世意元和後權綱弛遷宦豎弒逆更二帝不能討支黨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蕡常痛疾之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蕡對策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謹按

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歲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雖無事必書首月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于清問臣未知果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幾之勤有所未至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

○總○提○切○中○時○勢○

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故必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

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篡弒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必使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上命內竊朝權威懾斧衮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曹節侯覽復生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昭公不得正其終則定公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專與定公無異況太子

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名伯毛伯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不君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善其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也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將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

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内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不能用而反泄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故徘徊鬱塞以

須上意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名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雖不得治其前能治其後不得正其始能正其終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聞堯禹之爲君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誅至秦二世漢元成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

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虞秦禍不翦其萌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謹按春秋梁亡不書取者

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而自取滅亡也國君之所以尊重其社稷社稷之所以重存其百姓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則人之于上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所親者貴倖（透切）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海內困窮饑寒

流散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竊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此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不能擇賢而任之以致失其操柄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彊黎元日困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

總一筆

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聞德以脩已則人不勸而自立教以導人則人不教而率從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

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臣愚又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滇之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在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賦斂輕而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刑罰清而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感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又謂採

災旱在乎致精誠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患矣臣又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又謂國廩窄蓄本乎冗食尚繁謹按春秋臧孫

長告糴于齊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稟蓄不乏矣臣又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也今陛下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又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世

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邱獨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夫官者五帝三王

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未聞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

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覬覦之心無仗節死義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又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又謂列郡干禁由授任匪人蓋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係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宼。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又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又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誠以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或虧益止留罷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歟乎。臣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臣

下敢愛其死昔鼂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到底透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今臣之言有司或不敢薦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數子遊于地下固所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等咸咨嗟嘆服以爲過古鼂董而畏中官不敢取上

人讀其辭至有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爲執政所抑同時被選者裴休李郃杜牧等二十三人皆得優調物論囂然稱屈河南參軍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恧愧羞神明今蕡乃敢空臆盡言指切左右輒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爲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籍籍嘆其忠鯁至于垂泣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

于今且陛下以直言名天下士雖訐必容雖過必錄書于史策千古光明而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近臣銜怒朝野惴息萬一變興非常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讐海内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庶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蕡對後七年果有甘露之難迄於唐季禍不可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

此二疏爲蕡策添多少精采

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户參
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向使蕡
再爲蕡伸寃
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
世耶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論曰蕡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槩緩而
不切蕡獨譏切宦官若如所云劉將無賢于董乎仲
舒承文景之餘遺時尚盛蕡親見憲宗敬宗之禍故
所言有和平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蕡
太疎直恐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則蕡當亦笑無以

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賛忠誠鯁節彪炳乾坤雖終司戶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獨嘆宇宙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以匡扶國家君子不能不爲唐惜焉當時裴度韋處厚在朝而不能使賛上達則又二子之憾夫（責無可辭矣）

江都三策嫌透處尚少賛策處處切故處處透也經作者刪繁就簡更覺生氣勃勃

王朴傳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有隙朴知必亂去之東歸（先敘去就之節朴之）後隱帝誅權臣邠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身分便高）朴以去獨免周世宗鎮澶州辟掌書記尹開封拜右拾遺爲推官及卽位遷比部郎中世宗銳意征伐慨（重提一筆須起）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問治道命近臣著爲君難爲（全局）臣不易論及平邊策各一篇以獻朴乃獻策曰唐失道而亡吳蜀晉失道而喪幽并必先觀所以失之由

然後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在乎反唐晉之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信號令以服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閒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

章平儒臣之論

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弱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則民疲而財竭彼竭我利江北諸州將為國家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得江南則桂廣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此可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

（國第一精語）

（絕好兵法）

（聚米如山）

舉可禽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餘羣下畏法諸將用
命期年之後可以出師世宗欣然納之遷諫議大夫
知開封府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
提出羣臣陪起
學士陶穀竇儀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世
提世宗作關鎖
宗偉朴論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
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户部侍郎遷
樞密使四年再征淮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
雄闊入宋因之朴爲人明敏多才智非獨當世之務
總挈一筆下面分疏
至于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奉詔校定大曆削去

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又詔考正雅樂。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世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又出一峯作結）其後宋興。皆用之不可變。至言諸國興滅次第。宋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贈侍中。

（主意）論曰。朴生于五季。可謂不幸。幸得遇世宗賢主。能用

